

■收藏周刊记者 陈福香 统筹

2021.7.18
星期日
责编：陈福香
美编：平 红
校对：姚 毅

学书当如张无忌

■王嘉(广东美术馆研究员、教授)

最近有一个新的热点话题，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刘复生毕业致辞：“去吧，成为张无忌！”让我们这些“金粉”眼前一亮。金庸如果活着，也差不多一百岁了。他从1955年31岁写第一部《书剑恩仇录》算起，到后来的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，可谓圈粉无数。他的笔下，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。其中，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张无忌，从绝处逢生到退隐江湖，给读者留下的印象颇为深刻。

书法爱好者要走出自我，走出书斋

张无忌跟书法的渊源关系，从其父张翠山出场就已经充满着神奇色彩。武当七侠的张五侠，惯用烂银虎头钩和镔铁判官笔，号称“银钩铁划”。不仅如此，张翠山在武功里融入书法，把洒脱的武当功夫梯云纵跟书法的纵横恣肆结合在一起，以兵器为笔，以书法为功法，把读者带入云里雾里。从《倚天屠龙记》第一卷的张五侠出场，就已经寄寓了金庸式的无限想象。

书法领域里，有很多类似的借比。比如杜甫的“学书初学卫夫人，但恨无过王右军”，陈师道的“学诗初学杜少陵，学书不学王右军”，倪瓒的“临池学书王右军，澄怀观道宗少文”，诸如此类，都是通过某一个经典人物，藉以引申一系列的相关话题。就像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，借张无忌而阐述了对毕业生的诸多期望。比如“首先要仁”“重要的却不在其仁，而在其有力量”“去拥有剑”“神功练就，初志不改”“一要生存，二要发展，三要让别人生存和发展”……张无忌幼年不幸，但经历了种种机遇，最终有武、有侠，20岁功成名就，22岁退隐江湖。张无忌的故事波澜起伏，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选取的是即将离开冰火岛、踏入江湖作为话题的拐点，言下之意，无论是武、是侠，是坎坷的张无忌，是高手的张无忌……无论如何，首先是“出岛”，然后才有后面的故事。

学书当如张无忌，重要的也是这个“拐点”。对于书法爱好者而言，一定要

走出自我，走出书斋，走出“冰火岛”，才会有足够的空间去延伸后面的故事。不少书法爱好者缺少这个自信，缺少这个履历，缺少对“小我”的突破，担心走出去之后被人指指点点，不能接受别人的旁敲侧击，以至于宁愿一直呆在“冰火岛”与象牙塔里。这类人里，至少有三种错误的观念：一是敝帚自珍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，缺少跟同行的呼应对话。二是闭门造车，不了解书法的发展大势，自以为闭门学了《兰亭序》《蜀素帖》就可以如何，而不了解别人都是怎么学的，学了哪些，弃了哪些，添了哪些。三是自娱自乐，走不出自我，最后圈子越来越小，变成了自己跟自己玩，独学无友，则孤陋而难成。

书法的领域里，博大的前提是精深

“江湖”上有各种比赛，要不要参与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就像张无忌，你不跟人过招，怎会知道自己的实力？张无忌是一个特例，在《倚天屠龙记》里有缘过招的，都是成名成家的人物。这里至少有四个因素：首要因素是你自己一定要有实力，经得起过招，而不是一堆花架子，招摇过市。其次是不能乱过招，见人就打，见比赛就起哄，赢得没有意义。第三是把每一次的比赛，作为提升自己的案例，而不是耀武扬威的陶醉。第四，最重要的是，不要介意别人一时的褒或贬，只要初心不改，要经得起挫折，也要经得起虚荣。

张无忌就像是金庸笔下的每一位大侠那样，有卓绝的武功。九阳神功、乾

坤大挪移、梯云纵、七伤拳……金庸小说里并不刻意谄媚任何一种武功，不管是哪一门功夫，重要的是进入化境。书法也是这个道理。篆隶楷行草，《散氏盘》《礼器碑》《九成宫》《自叙帖》《寒食诗》……每一种字体，每一种碑帖，达到精熟，进入化境，都可以修成正果。如果停留在皮毛，不明就里，囫囵吞枣，朝三暮四，不会有好结局。所以，在书法的领域里，博大的前提是精深。没有精深，空有博大，毫无价值。笔法、字法、章法，各有门道。务必按照规律，循序渐进，尺寸分毫，才有收获。

当然，最有魅力的是屠龙刀、倚天剑。有一件顺手的兵器，可以如虎添翼。在书法创作里，历来有“五好”之说。好笔、好纸、好墨、好天气、好心情，五样齐全，得天独厚。但是在金庸的《倚天屠龙记》里，对屠龙刀和倚天剑的态度，其实是“双标”。一方面，大肆渲染宝刀、宝剑的神奇魅力。另一方面，又不断地用“实力”对宝刀、宝剑的魅力加以解构。实力不足的人，才期待于宝刀、宝剑。事实上，宝刀、宝剑的意义仅在于为最有实力的人加分。所以在《倚天屠龙记》里，对屠龙刀和倚天剑的追捧，本质上不是对宝物的想象，而是实力的角逐。学书法，实力不足，依赖于好笔、好墨，那只是暴殄天物。

“器物控”永远都是等而下之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，形而上者谓之道。金庸笔下的侠之大者，其实跟屠龙刀、倚天剑无关。当一切回到当下、回到源头的时候，真正重要的是“初心”。书法也是如此，经历了各种惊涛骇浪，经历了各种展览、比赛、荣誉和掌声之后，回到初



■王世国行书条屏《杨俊华·咏龙船花》

心，书如其人，把书法变成内心深处的修为，才是最后的归宿。走不出“冰火岛”，就没有精彩的故事。回不到内心，就没有自己。这个也是笔者认为“学书当如张无忌”的关键原因。

【兰亭奖书法家批评】②

龙开胜的俗

■朱涛(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会员，深圳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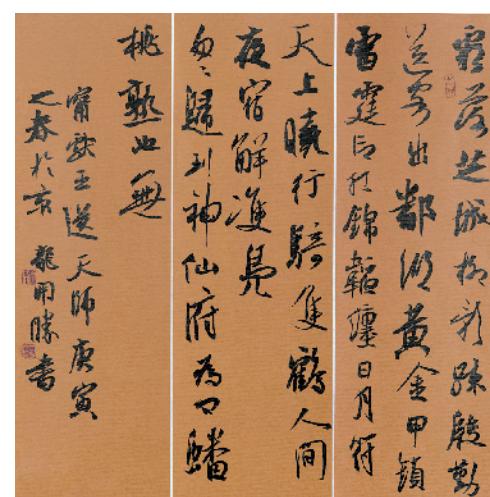
法俗，就是同质化太重，写什么、怎么写都是这个样子，一模一样，时间一长，难免就有一点油，流于妩媚。很难想象，怎么能用同一模式去表达不同的诗词？这个同质化模式，实际上限制了龙开胜的眼光、眼界。

龙开胜的俗又是异俗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“字如其人”的说法，就是说通过书写行为可以投射出人的性格、心理、情绪、能力等方面信息。苏轼说：“书必有神、气、骨、肉、血，五者阙一，不为成书也。”清人王澍又给苏轼补充了三项内容，他说：“作字如人然。”怎么如人呢？“筋、骨、血、肉、精、神、气、脉，八者备而后可为人”。可以把这八个字作这样理解，字的筋、骨、血、肉，体现作者的基本功力；字的精、神、气、脉则反映作者的修养素质。字，就是书写人的意志、情趣、追求。龙开胜是一个现役的军人，照说他的字应该像颜真卿、岳飞那样充满着阳刚之气，不知道是不是受时代的影响，看他的书法，很难联想到是一个军人。换句话说，他的书法很好，却很难在其中找到军人的精神、气脉、意志、情趣和追求，相反更多地是一些文人小资情怀，说重一点，也有一点娘娘腔的味

道。

龙开胜的俗是市俗。古代书家，出于生活所迫，不得不走上街头，卖字为生。龙开胜是一个现役军人，应该有不错的待遇，却偏偏热心于走市场，打开微信，时不时地就能看到他的字被置顶热卖。走走市场也不为过，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人民有需求，市场有供应，也无可非议。但俗气的是市场上出现的“产品”居然很多是重复的，一首诗抄个七八遍，字法、章法、尺寸差不多一样，有时候更是一口气推出一批同质化的“产品”，艺术终究被沾上了商业的铜臭。叫卖的市场似乎更增强了艺术家的自信，好像自己一下子成了当今的“王羲之”，随便一写就是精品。殊不知浮名乃虚花浪蕊，毫无用处。

书法沾了俗气并不可怕，关键是要能够走出俗气。苏轼曾说黄山谷的书法如“树梢挂蛇”，黄山谷也承认自己书法的俗气，曾说：“余学草书三十年，初以周越为师，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。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，乃得古人笔



■龙开胜作品

意。其后又得张长史(旭)、僧怀素、高闲墨迹，乃窥笔法之妙。”被谪四川入峡时，看到“长年荡桨，群丁拔棹，乃觉少进，喜之所得，辄得用笔”，又见到《怀素自叙帖》，“纵观不已，顿觉超异”，才悟到了藏真(怀素别号)笔法的三昧。如此，终于脱去了“俗气”。不可否认，龙开胜是勤奋的书法家，但若能脱俗，就更能成为优秀的书法家。